

譯
笑文選
全

特59

587

099166-0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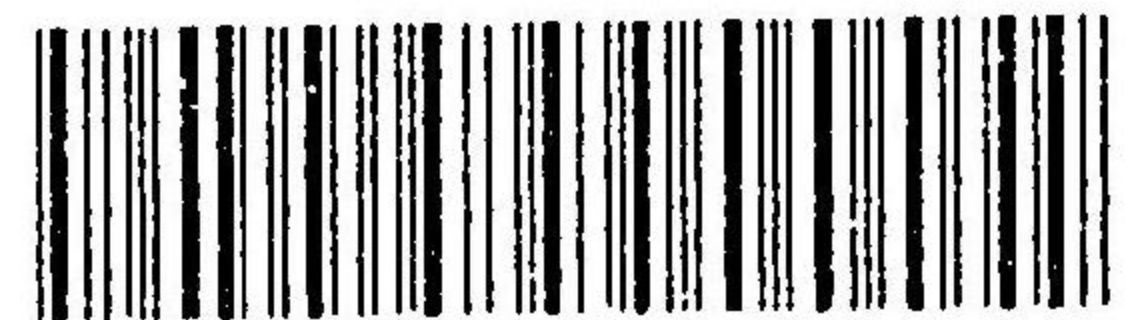
特59-587

選文笑準訳

高崎 脩助 / 編

M14

DBV-1542



高崎脩助編集

譯準

笑文選

東京

高崎氏藏

特 59
587

序

一日福樓梅洲來訪笑話移時且曰
有人寫以備助著笑文選佳君為之
時笑而不應也越二日名飯有人投一書
去扉而見之則贈其書且索序也讀未
及半忽然投箸曰吁何其妙之奇之
一列乎此歎今夫傳之者固多矣

厭倦思睡者充棟不啻也而此書則
以齶齶出之篇解人顧可以心睡可
以悟文美甚益為少寐必為二子笑而
為然也吾時童子大齊笑曰先生之
膝噴飯為堆矣

明治辛巳晚夏

狂傑道人後



序

世_二文法書也_一多矣。然或_レ未_レ讀_レ之。或_レ不_レ
至_レ讀_レ而解_レ其義者。所謂馬耳東風也
焉。是故先哲和解_レ之寫國字亦諺解_レ
明其義於今不_レ乏楷梯之書也。更雖_レ
未_レ待_レ予言異於小說野乘。故尚飽讀_レ
可有_レ蓋卷者矣。且也厭學者亦未_レ敢_レ

至開焉。嗟乎。不學文者。雖在思于內。未能述諸于外。恰是備耳口啞人也。豈得不為慚愧赧然乎。乃者高崎脩助君著英文選一本。以求序于予。由之借覽其稿。亦自百則拔萃也。而雖假設戲話讀而漸至佳境。文章之奇妙。其味無極矣。又雖彼蓋卷厭學者。

一閱此書則終日而不足。秉燭而無飽寔。作文好本也。一字一笑。栩然讀畢時。討求又來。故述愚衷於端緒。為童子等忠告。

棋測樓主人識





笑文選

宴席話次ツギ花月孰勝ナニカニカニ諸人モトメ未有言ハナハシ

者一客輒答曰トウ月勝矣ツキカニカニ行不用提燈トウ

也又問俗謂物懸隔カタ為月之與ト鸞亦ト

未詳其優劣曰ト此尤明モトメ鸞音矣ト

驛路擔輿者必稱說前人之惠ト諷以ト

仰施客乃陽為不聞並其常也ト士人ト

賃ス為シ語曰。後レ馭ス卑夫。義人也。余與

酒錢。固辭弗受。其與余語。未嘗言利

導。凡所レ總息。酒店輒レ獻酒。餅店輒レ奉

餅。厚意殷勤。余不堪也。卑夫立レ躬レ躬レ

躬レ

春雨。澤雷。窶人之子。遊在隣家。見其

張蚊。幙。支田。請設之。幙送在。贊。庫。母

嗔曰。癡兒。驕僭。兒泣曰。然則請奉蚊

同。

詩社。宿題。期迫。明日。有惰而俄作者。

夜參半。沈吟。未成。喟然而歎曰。嗚呼。

苦哉。腹且裂矣。婦人在傍。曰。與生子

何如。曰。不啻也。生子。奉其所有耳。索

旬之。苦。素腹中。所無。豈不尤艱哉。

詩客會散途中每一人相別輒共噉

其詩病落後一人向僕嘆詔曰作者

難哉僕曰奴竊仰考途遠者最為上

手其人虽笑而甚慚

新井白蛾善筮能射覆東遊過桑名

訪宿所識家主人設酒謝倉卒欠張

御白蛾取箸占曰尚有好下物係木

地名產債察其狀盖炙蛤矣主人入

視之乃妻跨卧土炕也

有新買僕者喜其勤幹油膏褒矣曰

旧奴鉅而嬾使人懊惱欲逐數矣汝

實俊敏夙起盡力灑掃庭指拂拭戶

牖盥盆烟盤每朝必淨終日自彊未

嘗午憩百凡要捷不煩指揮而了事

矣。獨居一力。殊足依賴。真以牛易馬也。僕大喜自負。愈奮足奉。一呼再諾。趨直如飛。一日主人憇風一肝而起。呼僕不在。少間自外回。恠而責之曰。汝平日所事。無乃偽乎。見吾適不豫。輒偷間出行。何遽無狀也。百日禪。窳于一泥。得非被魔侵耶。僕曰。豈敢

然乎。往請醫。今至矣。主人感賞。益嬖任焉。既而疾滯。一夜苦熱。呻吟。明日僕復潛出。良久而還。大怒。詰其所之。答曰。夜來若危篤。然為走報墳院。笑有買山僕者。登。未嘗。為婢。所告主人。訶責嚴戒。及退。口中喃喃曰。深。曾無拭耳。遂逐之。所改買者出。

廁必盥數遍。主人喜謂新僕好潔。一日不盥。召而詰之。則曰今日偶得有紙。客在宴席。見壁上画虎。笑以為猫。傍人目禁。即對席某筆。遽改客曰。審視則信虎矣。

蕩子數遊北里。夜鄉晨。乃還。父恚不寐。以俟。自啓戶。詰責子。惶遽失措。曰

自吉原回。父罵曰。亦說謊乎。

美婦人行。諸以年。喝采曰。神耶。仙耶。

殺人哉。婦顧從婢曰。彼輩說何。婢亦

頗有色。曰。非關娘子之事。

篋頭舖。招牌題曰。所好唯命。有客曰。

吾有請。能乎。曰。即不能。願學焉。曰。須

間。一莖。剃工曰。諾。乃砥力。波掌曰。

其須間ニ一ニ蓬濡髮才鋒機警使人折

角ヲ可以下使於四方ニ不辱君命矣

雞妓侍客失尻ス老娘責而戒之ヲ因諭

盍將踵ヲ為防ヲ自作其狀ヲ以示忽誤ヲ放

尻ス曰ク防ヲ絕ニ失ス如是昔人亦有ニ事類ス者ヲ

豐臣氏時水村常州ノ行隊之士ニ有槍

至ニ樹枝遺鞘ヲ而行者ノ夜暗ニ而不知也ヲ

天明。跡鏽爛漫大為人所笑。常州召

諸旅郵責其惰慢。誇示我槍則亦鏽

矣。曰看。即候家或急乃爾。

村人過古董舖見尿管驚為湯罐購而

歸。里正見而笑曰。此褻器也。男子病

不能興用。是尿管者耳。又有二物。不

知其為藥。研擬議其所用。里正審視

曰亦即婦人弱器矣。

有以取齒為生者常行四方衛誇賣

藥一夕睡中有青赤二鬼卒曰冥司

奉追生驚欲奔避鬼挽其臂驅迫挾

行飄然輕舉迅速如飛曠野冥漠中

隱約有城郭至則門闕巍然皆鉄石

造入抵一衙署祭戟森嚴曹局分布

鬼役執鉄棒排立于庭中殿上挂玉

簾坐冕服人偉容魁岸眼光爛々即

世所塑瑛魔王也生跪階下職竦聽

命王訶責曰偽医以三寸誰人合付

犁舌獄色如乳虎徹殿階間生欲自

陳舌顫不能言鬼役徑牽拉生怒詆

狂攀挽檻楯一號哭動地俄而檻折乃

仰天而呼曰。嗚呼。冤哉。小人在世為
 人。治口齒之患。所救歲以百數。雖以
 辨口齟齬。未嘗貽害於人。恭仰大王
 乞賜。錫鑑合掌頂禮。泣血灑地。王稍
 霽。顏問曰。汝能治。蠱齒乎。生頓首而
 對曰。小人有秘藥。点齒鼓掌。應響即
 脫。纔無覺痛。到。亂捐藥。救人莫不稱

妙。焉王頗有悅色。曰。來前。視朕齒牙。
 生唯々而起。王威稜儼々。股戰。趨
 待衛訶其遲緩。於是齟齬歷階而上。
 膝行至榻下。敢偷仰視。王鬚鬢茫茫。
 不見玉池。乃徐延臂。以指稍探入。穢
 臭撲鼻。不可鄉。通惶懼甚。肅不敢出
 一息。其妻忽睡覺。奮身罵曰。狂夫何

為生愕然開目乃一夢也

天明中。小堀侯伊伏見府。終行禮政。

狼貪無厭。封除竄于海島。當時有奸

事者。賂吏請曰。願命某掌府下。乞

日賦一錢。以為職俸。歲為官。納數百

金。有司召至。詢其所以得焉。對曰。始

僅仍留數年。沿下盡為化子矣。民怨

如是。安得不

同時平安市尹赤井某去任都下久

苦其苛政。莫不稱其為敬事行未出

境有災。還救。及登日。罔顧見烟揚似

失火者。遣跟役馳視。立馬以待。彼反

命曰。往矣。市民燃門燎耳。

娶婦甫。拳兒取名川太郎。婦請問其

說豈慕蘭水虎之彊乎曰否自是房
中寢城川字

曰舍翁出都遇日識立談見其彊兒
子稱曰子息彊壯翁錯為四足拂然
曰謂人之子為畜生邪曰豈敢然乎
子息兒郎之稱京城雅言也翁愧而
謝之乃問尚有次否荅曰都合二四

八足。

村家兒學書父見淨書有所指摘見
曰師爺法帖如是父扣見之兒哂曰
阿爺倒看父曰不即溜令汝視也
市里男女對門私交憂事不諧謀
死結後緣夜潛焚河既臨淵而怯死
不果乃託相敬排細移時男遂下崖

取テ巨石投ス之ヲ評然有レ色。女以テ為レ死。遁走而回。明日男早起。啓レ戶。女先在レ門首。唐突觀面曰。昔者夜深寒哉。
 北里狗生子。頭面肢體皆具。人形觀者莫不駭異。妓見而咲曰。此何足怪乎。捨食藥紙耳。

瞽者行。有物觸杖。摸之得ニ當四錢百

文。意謂。白日通衢。何乃瞽而獲諸。曰。

捧拋弄之。曰得ニ非夢乎。點ニ僮就而掠之。瞽呆然曰。夢哉々々。

有人能為ニ勞眼。淨獷怪醜。人莫敢仰

視。睥然瞋睜。不遁走者。幾希。富人暴

窮。歲暮困於ニ討債。聞人說其狀。倩坐

諸舖頭。債家遺ニ頰貫札者。皆一見ニ膽

落。獨縮徑去。主人大喜。厚酬。顧直至。除日不至。遺豎促之。辭曰。今日身不可借。亦自在家。瞪視。

陋巷窶人。迫減窘甚。陽為暴死。置棺。自匿。樹帳者至。婦輒號哭。有恤而捐錢者。曰。斯日而羅斯厄。定不知所措。微志菲儀。聊助。肆資婦念既。既。又。

窮。轉無乃太甚乎。謝卻之。苦辭再三。棺中患失之。悶然熱中。遽呼婦曰。殷勤所惠。背志為不然。其宜拜受已。有女懷春。抑鬱成疾。飲食少進。容顏日瘁。乳媪來看病。密問其何思。女羞。媪曰。媪說何事。媪曰。虫測云。然必有。也。請展。以告。願周旋。有濟。如其。

氏鄉君以為何如。女他願不應。歷舉里中有妾者，皆若漠然無情。媪曰：都中意乎？女莞尔曰：不必擇耳。

一富翁性慳吝，一介不予人。後園有沼，群蛙爭噪，頗厭喧聒。或鑿庭池，試遣人求之，乃呼家僮，抵語曰：取其最

小遺兩三個。

有富而吝者，生平不妄消一文，真守錢虜矣。死，至冥府，閻王議曰：法網苟忽，罪人失出。凡慳吝者，唯自利已而不恤人，豈不作惡，必有貽害。判付黑閻獄。既行，燄々有光，王異之，曰：彼乃何人？自發光明，得毋有陰德乎？遣鬼役追視，乃指甲黧也。

村媪每晨詣寺。禮誓願。念佛。請速迎取。
 噴々無已。雜僧惡其纏鬪。戲隱於佛
 背後。作異色。告曰。善哉。信女。特為至
 願。促壽。須今晚赴冥途。媪愕然大驚。
 泣曰。姑。五。未可死。願慈悲。賜貸。夫士
 街無官情。動輒說棄官。而心跡相交。
 陰為固位計。晚有詐。將黜。不驚。泣者。

幾希其醜態可笑。不啻村媪也。

勢人與京人論鄉土之福。京人幾屈
 怒曰。平安帝王之鄉。非僞父所敢議
 也。勢人曰。且問祖宗與子孫孰尊。曰
 本之與末。何問之有。曰。然則吾勢者。
 皇太神宮所存也。

山鄉之民。過市。把鏡。宛見父。在驚感。

大喜。遂購以歸。敬藏諸佛龕。朝夕啓
禱。拜謁。妻怪而試視。便見一婦人。邊
為反目。大罵。鬪毆隣。有尼僧趨來。勸
辭。妻指鏡告。故就而窺之。乃謂妻曰。
請須貸有。淫婢引咎。既已為尼矣。
俗謂亡命為無宿。有教天文者。按二
十八宿圖。仰觀指示。認其為某宿。忽

有流星。度過河漢。人問之。曰。彼無宿
耳。

兒好畫馬。夜深不休。父責其費膏油。
兒曰。無燈馬不可寫。父曰。暗中畫牛
可也。

主翁晚飯大嚼。苦熱不勝。袒裼憑几。
命僮扇之。責極力揮。搥腹勉強弱腕。

欲脫良久令休賞曰京頗快活汗去
何之僮曰悉集奴身矣嗚呼此亦人
之子也何不善遇之乎

婢得鄉信請奴代讀奴亦目不知丁

乃曰余禽目也婢曰吾聞禽目唯暮

夜莫見白日無妨耳奴曰我則梟目

也

京人請伊勢經敷魚而回其父責之

曰何以曠日之甚答曰久暗惱人淹

留江州父怒其愚人奮拳詰之曰實

不欺欲看唐等夜函也

少女將嫁有詢於嫂嫂曰不可勝言

既而回鸞怨曰妄語娘及重歸寧問

夫婦之道何神所創曰諾冊二尊為

何問之。曰欲上物報賽也。

貧人聞郭巨事。因為養親埋兒。欲以

傲福焉。夜鑿地。纒頭觸物。鏗然喜甚。

急忙取火視之。則破罐耳。嘆曰噫。世

降矣哉。

村學究寄餽人家。夜為子弟誦文。讀

賦字為賊。適有偷兒。潛造窓前。聞其

呼前赤壁賊。悄然斂跡。遠抵後廡。亦

呼後赤壁賊。偷兒膽潰。曰我之所至。

彼輒識破。留養如是。先生不復須畜

狗矣。

孰獅好晝寢。而禁人太嚴。曰我乃夢

見周公也。生徒有犯者。大怒罵為糞

牆。朽木生曰。吾亦夢見周公。師詰曰。

實夢周公所說何事。答曰。小生以先生弟子請見周公曰。吾未嘗有與汝先生夢見也。

泉岳寺義士墓為百年忌辰。脩祭吉良氏墓亦設奠。稱二百年忌。請問其故。曰。柴房見認是百年矣。

算卦先生臨岐問路。農夫曰。子

非續卜先生耶。臨岐不能斷從何以

為人卜筮為算卦先生曰。吾既筮之

繇曰。當問農夫。是以問爾爾。

蟹嘲海參曰。子頭即死耶。尻即頭耶。

海參曰。吾自有說。且問女。女張二蹙

而奔走。往為還耶。還為往耶。蟹止以

對。

富翁投宿於店。主人視行李盛，與妻謀曰：我聞食囊俾人善忘，使渠遺留所齎，我輩十口不足慮矣。於是羹湯酒肴皆置囊中，以進之。明發客去後，主人登樓，素其所遺，留無之。妻讓之。主人曰：忘則忘矣，唯不忘行李，反忘還酒食錢。

村人始來京師，一日遊覽，至於八坂，有燒居店賣茶。過渴之，店上陳饅頭，村人不識，指問曰：此為何物？燒繆謂問塔，乃對曰：所謂八坂塔是已。既而買噉之，復問曰：在裡為何？燒曰：彌勒佛。村人曰：塔之味，弗若彌勒之甘美。士人有好估物者，凡百爾器械，見輒

必信。友人規云。估物是商賈之事。非士君子為也。士人曰。幸辱見教。足下一言。實價千金。

有老僧嗜梅子酒。每用琉璃盃飲。紹弟子曰。此是毒藥酒也。我餘齡已在桑榆。厭穢土久矣。是以飲之耳。汝輩慎勿常有。行童闕其竊飲之一

壺幾盡。乃取琉璃盃碎之。老僧自外而歸。行童泣訴曰。弟子不敏。失手碎玉盃。懼師罪責。寧欲死。乃竊服毒藥酒。一壺幾盡。而未死。伏乞宥恕。

張州菜蕈。其最大者。長丈餘云。或聞之。欲種之園中。友人問其故。曰。吾家無井。常汲於外。種之培養。方長時。

拔之其痕自成井矣。

有盜入自毀殖稍及室主人覺而欲

捕出而要之歸路循窺其所為盜不

貪多囊輕貨數種出室入厨下久之

而出徘徊佇立若有野思乃傾向厨

取貨置之堂上負空囊出將由旧路

歸主人掩捕問曰偷兒入無入境宜

不遺青鐘矣。所攫既不多。還又置之。
堂上而出。伺也。曰。僕本非綠林中人。
家貧賣力以糊口。年歉不售。不食三
日矣。適見殿垣生心。會入室無以竊。
貧而出。過厨下。見盤中。所盛餓甚。以
為熬麥粉。舐之。至于殆。盡不知是灰
也。漸及充腸。始覺其非也。夫灰魚非

食物乎。充腸則瘵飢。因自思。盜本為
 朽。腹所驅。甬灰且足。瘵飢則此非難
 也。奚可為此。不義之事。邢是其所以
 置貨也。主人聽而感。憐與錢。遺之。
 秦武公。大夫威壘。妻淫蕩。通姦于大
 庶長弗忌。威壘覺之。併殺姦夫。亥婦。
 有司以聞。武王之為國也。網密刑嚴。

乃親譏曰。彊暴男子。奚欲踰牆而樓
處子。牆高藩固。奚欲從之。未由也。已。
原之。虫谷容誨。淫乎。漫藏之責。其誰
主之。禮法不行于家。如供職。何從。今
殺夫者。親夫亦反望其罪。乃賜劍。
自裁。後侍臣張中。妻通女于西隣。儀
寧父。張仲畧。覺而不敢窺。執一日。當

夜入直計是夜必亥夫踰東牆而接
 伊婦仍例整衣冠出門環過東隣是
 洞寮素所善者談久之忽伴腹痛暴
 祭因謂同寮曰時限已至矣不遑移
 社司本府法嚴足下所發也幸代下
 官入直下官宿此養疾且守甬家同
 寮許諾乃往比及四更張中潛踰牆

其所祈中其陰所媼冷笑曰甬以老

翁何耶

主人被酒而歸夜深人皆寢獨小婢
 迎更衣執其手曰可憐兒婢驚懼脫
 目休作狂戲強抱注相呂囑曰停回
 適汝所請不寐以待婢伯羞身顛峻
 拒弗允既而婢竊俟歌枕候變音良

久竟不至。於是遂不容已。自往就焉。

則頽然酣睡。無復叱矣。婢乃搖醒曰。

主公。見依前固辭。

有疏婦而泥婢者。其友哂之曰。何為。

乃爾。豈非月之典。鼈耶。其人曰。即汝

坐不知其鼈之味也。

南陌店家賀歲。至北街店家。長繩擁

軒雙松。辨門比屋一樣。不可復辨。竊

窺一戶。問之。答曰。此即是也。於是抗

壘曰。然則慕納毛。是士人款門之辭。

使僕呼之。市氓拜年。倣用習以為禮。

驕僭可笑也。明人一書。記我邦風俗。

曰。親用至訪。待立門外。呼云。本那麼

乃人在否。之言。內云。獨立。乃是誰之

奇客通姓名主人出迎蓋西鄙人所
 傳耳。木那麼請有所告之言。日本紀
 作請謁可見已獨立應承之辭。禁
 中、內廳呼應諸王、公亦然皆諾之
 緩也。

海紅柑俗稱九年母不知何謂人遣
 童奴齎遺親家奴見其有九枚謂是

其所以為名在途偷其二袖之因稱
 七年母捧呈親家哂曰是九年母也
 奴乃探兩袖曰二年母在干斯
 俗得物作事一介不費曰徒猶西人
 言白也客料人年紀少其舌指數歲
 其人大悅為設喜酒自是為久論齒
 輒必節減相傳見一歲效兒稱曰此

子德乎。

童奴等盡沽酒行且頑要強以指入

其口欲投不脫揮霍甚苦人教之曰

直破碎可也價僅若干耳喜從其言

購以償之及回見人家歌舞頭穿交

隨窺觀曲終欲去亦不能出百方勞

擾進退維谷呼問曰此屋價何如

客夜過人家適設曲宴因引飲杯客

辭曰多謝僕有禱神誓停酒三年隣

人有智畧曰酒人晝夜糜飲忍不能

堪唯夜禁而晝許乃展至六年可也

僕敬奉教夜弗把盃主人曰善哉教

也然猶未深考耳遂演晝夜並弛更

展至十二年

觀其者怨言。渴端。活子幾殆。容顧慮

無。其人素不解。基乃曰。欲墮地耳。

凶賴。武人。試騎。郊行而歸。有少女。隨

老。婆而行。俄要。撲抱。壓諸。鵝。強。姦。女

畏。暴。不。敢。非。恭。默。委。身。與。酣。連。問。快

否。女。痛。楚。不。禁。唯。戰。栗。而已。婆。束。手

蹲。立。右。側。謂。曰。女。也。快。則。報。快。南。無

阿。弥。兜。佛。孰。知。清。平。世。猶。有。亂。世。惡

俗。噫。

黃。班。二。犬。夜。卧。檐。下。婦。人。呼。班。嬾。惰。

不。起。黃。勸。曰。往。矣。必。有。得。焉。既。而。班

反。意。色。不。平。黃。問。之。曰。果。令。吾。在。勞。

使。待。鬼。子。小。解。爾。

喜。雅。賞。者。夙。興。見。初。雪。咄。々。拍。手。盪。

相樂甚因為隣人獻戶報告其入起
啓扉一見短氣曰塵々微雪何乃驚
人

好俳歌者既初雪尤甚衝寒夜訪社

女奴憂亦必過三更同人繼至作百

韻聯句此還幾四更矣路遇巨人傍

牆兀立疾步而過顧奴曰彼為何物

奴曰當此寒夜深更非相必非良人

寔是盜賊者非歌人

志海龜島周僅一里只一孤村皆漁

戶陋甚童子嘗從其父始至鳥羽府

下城市頗富饒嘗眼所未見問曰此

乃日本歟父曰歟哉人聞取笑日本

更三倍之

兩三諸侯。俱詣相府。見問其國米價。
皆茫然無以應。某侯獨答曰。近日時
價。銀五十八錢。相公嘉其用心。於經
濟既歸。即大夫皆悅。孫賀侯曰。我亦
固不知也。昨在臨街。有樓聞路人之
言。幸以劉慧耳。抑所謂五十八錢者。
百石之價乎。將千石乎。

夫險悍酷妒。不使婦他出。歸寧父母。
亦必其俱。或其入。稍語。輒猜疑責之。
父母怒其無聊。一日請誘伴遊春。不
得已而許之。迨暮而歸。謝且語。遠與
日。其地櫻花尤美。而盛夫恚形于色。
婦便進歸。遣以慰藉焉。沸然卻之曰。
此亦與彼櫻可也。

昔東晉時。武歷陽女。嫁阮宣。性絕妬。
得有一桃樹花葉。為耀。宣嘆美之。即
便大怒。令奴取刀斫樹。摧折花葉。其
竟頗相類。甚矣妬忌之遷怒也。無所
不至哉。

新僕年少。俊敏勤幹。婦人嘉稱。曰。汝
實可兒。勞以其巧。嗜何物。為最。勿有
不至哉。

好憚僕。拜命之辱。曷需。搥寺曰。第二
則酒也。

客自上國歸。為情妓。語曰。在浪華。呀
狎妓。面頰清慧。肖鄉。通真。京都東川
所遇者。亦宛然。一對姊妹。豈不奇遇
乎。妓曰。吁。可憎哉。賈之多也。

有狂好事者。務設虛文。粉飾風流。新

齋灑落壁貼諸名家詩畫明窓淨几
 筆硯精良古法帖二本虎鈕銅印為
 鎮子架插細供案置七絃琴篆書扁
 額八分桂聯掛軸畫山水大雅道
 人畫荷盞既插建蘭孔雀尾植湘蒲
 博山香爐篆烟數々至茶盞菓盃皆
 莫密齊品無物不韻儼然高士之室

有客曰誠足美又足善唯一物頗俗
 主人請教曰難言強請不已乃曰惜
 乎坐此中者獨不雅耳夫俗物宜俗
 勉強何心羊質虎皮輕薄自苦世間
 性有以此怪鬼輩實雅道之妖賊直
 可一棒打殺陳眉公安得長者言曰
 人有好為清態而反濁者有好為福

德而反貧者有上好為文德而反俗者。
 有好為高態而反卑者。有好為淡態
 而反濃者。有好為古態而反今者。有
 好為奇態而反平者。吾以為不如混
 沌為佳。又昨非菴日纂曰。別業是勝
 事。稍營戀亦市朝。奇玩是雅事。稍貪
 癡亦商賈。杯酒是樂事。稍拘鬱亦苦

海花木是清事。稍拮据亦業障。皆醫
 愚昌言。其須頂禮百拜也。
 商家之子。老實儉嗇。常從事筆盤帳
 簿間。未嘗足涉茶房酒肆。父母鍾愛
 其病之憂。嘗因事調諭之。欲少點染
 烟花。子以為老躓。亂命惡其汚身。赴
 前川洗之。鄰子怪問。告以父老。遂即便

還家挈沙罐而至就下流汲焉問其

何所用曰煎之金吾父飲也

天女步虛見一髻奴其邂逅男子千

歲之一遇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率

爾縻衣要之奴奮然揮臂而去天女

惘然下界入語因風仄聞曰意失線

絕矣

歲將除貧人嘆曰比屋皆製春餅獨

我家寂然奈夕體面何妻曰請打吾

臀擬之夫曰善於是令妻鞠匍啞掌

奮擊響徹比隣既而誓休繼欲復行

妻不勝痛楚請曰自餘嚮微而止

附錄

有痴漢寡居久矣或見其賃朴能經

記スル媒介娶妻痴漢未知其人道取愉
 快トク妻私怨焉一日至媒介者許詐之
 媒者以為忌痴漢此婦乃呼詰曰吾
 子性直我所以ユヱニ媒介嫁妻然未同臥
 何無情也ウハシ食上口善即チ多善下シ呼亦
 不可レ不レ食也諭一諭痴漢曉得唯
 從教歸家呼妻道イロ爾作菱形ハシ飯我有

為妻不知何所由作而與痴漢受再
 道イ爾為獸步之態妻驚痴漢強終如
 命乃把妻之衣キ襦被於背イ現イ丹イ鼎イ挿
 菱形ハシ飯道夫喫焉夫喫焉
 痴漢二人相坐甲曰鱖魚有八眼章
 魚有八足以無魚族不有鼻口手足
 也獨疑蒲鋒無鼻口及眼賴何得生

活。乙曰蒲鋒者負板於背。浮海上得
大氣而生活。只可怪者。輕節不知何
以得生活乎。

米現商某。聘一妓。容姿如玻璃。懸於
櫻樹。情慾勃興。喃喃說來。嚶々說去。

妓以為米商見金銀猶芥。一許錦帶。
所望可皆得也。乃引入溫柔鄉。鳳倒

鸞顛。將至佳境。妓曰。君請為妾買帶。

客曰。我嘗誓出雲神。垂為德死婦人。

不賞金錢。神誓難背。卿幸納察馬。妓

呆顏而忍。失再顧。則設言曰。君誤聞

矣。妾唯說支帶於臂下耳。

兒看東西囊。問其父。此非可畏者歟。

父曰。然。汝何以知之。兒曰。爺每宵取

之入洞房。母乃煩悶而泣。以是知之。之
 龔公觀技術。心驚之。歸來語妾曰。吾
 觀技術。豆大一。管能出大石。一合。瓶
 子能盛一斛。豈可以不言。妙且奇乎。妾
 令笑。答曰。如斯之技。不豈奇也。然
 鬻計曰。汝解之否。妾曰。知矣。乃公之
 家屋倉庫。半記入妾之臍下肉洞。

妓與押客有借老之約。而其實虛情
 耳。容一日謂妓曰。現世之約難履。願
 同死。樂來。世妓曰。諾。乃俱投身於深
 潭。了客先潛而歸。家妓亦繞。逃歸。客
 謂吾殺一女子。妓亦謂吾殺一男子。
 宜祈佛。不可不除罪障。則詣寺。妓客
 途相逢。客曰。晨具妓曰。今日朗

餘公娶婦情交日厚一宵謂婦曰余
 聞借到借老之深則有陰陽相抵之樂
 事請試為之乃行之寄怪可想也明
 且餘公依例昇其衙門同寮後至謂
 曰我性嗜眠昇廳不得如君况春宵
 之短乎餘公滿面呈羞色曰君何知
 僕入首於池塘春草裡之神速音

相述有

有陰囊頭大翁骨董商來曰我購藥
 研與藥小鐵瓶翁不欲哉側人曰
 此鐵瓶小於翁之陰囊商曰耳若
 然與此相比陰囊大則白與翁欣然
 開渾果大商不能食言則白與而去
 翁婦道白取背理可贖半價因出夫

呼。商急奔婦追及之。謂曰。我欲贖半價。汝奔何商。曰。怕為貴婦。所奪藥。研。故然。

日蓮宗僧。通檀家。寡婦夜宿其家。所蓄鷄。報晨。色似日。法華坊主僧怒。擊之。鷄驚。再呼曰。後家。有互相調謔者。除日。遇諸途。呼曰。鷄。

鬼何之。答曰。適汝許中忌病之。既而復遇。乃欲徵福。曰。財神矣。自日出。汝家去。

湯島菅廟。一小婢齋錢二百文。請設奠饌。廟祝曰。奠非金。一方不可。婢曰。然則請供家常茶飯。路上有。醫人者。醫怒奮拳欲毆。

其人遽跪曰。請受脚踢。人訝之。曰。嬰渠手。我死耳。

有嬾医。人遣僮邀之。寒不欲往。以他

行為辭。小婢出告。僮問他行者何謂

也。婢曰。謂橫陳地爐也。

街市有災。店家所逐蕩子。入援備禦

搬運器什。甚力。父見而咎之。跪曰。兒

虫見絕。本房及災。豈容漠視。冀蒙

貸。父感悅。曰。為免嚴譴。盡力救難。既

而火幸熄。即啓厨櫃。更衣着袴。父誥

之。曰。請謝火主也。

急鐘報災。係親戚方位。飛奔而往。路

遠。不勝喘汗。莫曰。火事不知近

士侍公子。宴賜。綠鳥羨。皆鼓舌賞甘

醜一士獨稱菜之美而已公子以為
 傲大久保忠教乃命特專裝齋及出
 門諸客問實無片齋乎笑曰智短漠
 哉

貧婦歲夕掛語曰富實多事役々自
 苦今當迎年之夜討債雜沓衝寒奔
 走時既過三更足音尚未休誠不足

羨者耳吾脩早寐偃然高枕夫妻共
 一薄被猶勝橋下牛衣素無物可取
 不復被盜憎真安樂窩矣夫乃拍其
 背曰是誰之蔭歟
 賊入人家懶夫亦貧拘物無所得悵
 然徑去夫追呼曰好漢請閉戶而去
 賊曰夫何所慮須安心睡又入一家

無復林席。殆是空屋。唯窓下有二大

藤篋。試挈頗重。謂搬房去。猶遺是物。

批手發蓋。則有人赤裸而卧。曰誰居

作惡。使蚊入焉。

驕子放蕩。不知家有嚴君。夜遊

而歸。父卧暗中。脚觸其枕。跪而拜謝。

父佯睡不答。意喜。尚有入心。子乃省

視曰。我以為飯盒

諸少年聚會。有矢屁者。不勝臭甚。皆

將鼻就懷。擁之。失主亦故做。遽放襟

曰。比內外猶可也。

絲帛鋪後。生歲抄。往責妓債。還致賒

帳曰。新日合若干金。切請。今次銷帳

妓曰。妾固必欲清楚。就客。巧資助。托

入圖經紀多方周旋無奈之何敢請
 重俟來茲生大憂曰積債每如是則
 歸店謂何悲哉婦曰願此番
姑爾是幸

明治十四年九月廿二日出版御届
 同 年十月二日納本

定價三錢

東京日本橋區
 濱町三丁目四番地
 東京府平民
 編輯兼出版人 高崎 脩助

發賣書肆

東京芝	同本石町	同桶町	同元大坂町	同通三丁目	同新福井町	同蠟吉町	武島鴻巢	甲府櫻安町
山中市兵衛	江島喜兵衛	東崖堂彦次郎	法木德兵衛	丸屋鉄次郎	高梨弥三郎	齋藤榮代	長嶋為一郎	中山六明

